

男孩被自家狗咬死 疑被吸光血液

去年腊月廿三下午,原喜财年仅9岁的儿子原龙,被自家养的比特犬咬死。这种狗有极强的猎食欲和打斗能力,虽个头较低,但非常凶猛,咬住猎物轻易不会松口。具有这种特性,使比特犬成为斗狗首选犬种。

十几年前,这种狗引进山西运城之后,风靡一时,一只较好的比特犬曾身价上万元,最贵者曾身价数十万元。原喜财作为养狗爱好者,在那时已经开始养比特犬。

儿子原龙的离去,让原喜财悲痛欲绝。当晚,原喜财将儿子安葬后,就将咬死儿子的比特犬打死,另外两只狗也送到了屠狗场。

养了十多年狗的原家,从此没了犬吠。

→斗狗现场



比特犬吸光孩子血液?

村里人目睹惨剧时,已是下午5时许,村民原喜财家里传出他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邻居闻声而入,看到原喜财抱着自己的儿子号啕大哭,躺在地上的原龙,浑身遍布伤口,但伤口上,血已经不再流出。

一位在医院上班的邻居,急忙让他把孩子放在地上,进行人工呼吸,但孩子却迟迟没有反应。村民们急忙招呼着将原龙送往县人民医院。经医生诊断,伤者因失血过多已经死亡。

今年2月10日,稷山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冯良矿对记者说,原龙被送来时呼吸和脉动均已停止。全身上一寸长的伤口有数十处,惨不忍睹。冯良矿印象最深的是,伤者几乎无血液。他怀疑是狗把原龙体内的血吸干。冯的这一推断,在村民处亦被证实,据当晚帮忙的村民介绍,事发现场与原龙身上,均无太多血迹。

村委员会主任王银龙告诉记者,

当晚,村里就组织人开始装殓小原龙,按照村里乡俗,小孩死后,必须尽快下葬。

9岁男孩的死去

出事当天,原龙刚刚放假不久,吃过午饭,这个9岁的男孩,跑到家门口的篮球场去玩。大约15时,原喜财让儿子回家写作业。

玩得兴致正高的原龙并不想回家,反驳父亲说,家里的狗太凶,独自回家有点怕。原龙害怕的狗,正是后来将他咬死的那只比特犬。这只刚刚买回来不久的斗狗,对原家还比较陌生。

养狗多年的原喜财告诉儿子,拿棍子打它,它就不敢咬你了。带着一根半人高的棍子,原龙独自回到家中,但面对一只凶残的斗狗,9岁的原龙和一根木棍,根本没有任何对抗能力。

由于忙于生意,原喜财平时没有多少时间关心儿子。43岁的原喜财在村口的公路边开着一间馒头铺。此外,他还用从夜市回收的剩饭菜,在村南养

猪。当天下午近5时许,原喜财忙完馒头店的事情,前往村南喂猪,担心贪玩儿子回家不好好写作业,他决定回家看一看。到家后,看到儿子的惨状,高高的院墙内随即传出他惨烈的哭喊声。

狂热的养狗者

医生宣布原龙死讯后,悲痛欲绝的原喜财再次哭倒在地,父亲冲上去对着地上的原喜财边踢边骂:“早就不叫你养那东西。”

对狗狂热爱好的原喜财养狗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在原喜财家中,基本上同时养着几条狗。有村民说,原喜财好养凶猛的狗,见到合适的就买回家养着,赶上价钱合适就转手卖掉。养斗狗也不是第一次。原喜财究竟养过多少狗,已无从考证,在养狗并不多的原家庄,原喜财所养的狗,好多村民都是第一次见到。

由于养狗太多,且都是烈性犬,村民们平时并不愿去原家,“我都一年多没有去过他家了”,包括原龙的爷爷亦对

原家敬而远之。

原龙的死,让原喜财悲痛欲绝。事发当晚,他将咬死原龙的比特犬打死,另外两只狗也送到了屠狗场。

养了十多年狗的原家,从此没了犬吠。

43岁的原喜财与妻子均是三婚,与前两任妻子离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不生孩子,儿子原龙的出生,让这对坎坷的夫妻松了一口气。原龙的意外,对原家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一个村庄的哀伤

原喜财的馒头店离家并不远,相距不足一公里,走路仅十几分钟即到。

家境富裕的原家门楼宽大,院墙高耸,使这个仅有3户人家的小巷显得狭窄逼仄,两边的邻居,需站上房顶方可看到原家院内。

悲剧之后,原家已逃离这个伤心之地。叩响大铁门上的门环,院内始终一片寂静。其邻居对记者讲,原家大门日日紧闭,这个春节,沉浸在悲痛中的

原家人,几乎没在村里露过面。

自家的狗咬死儿子,这样的悲剧,让原家庄整个村庄都弥漫着一种哀伤。

正月十六,雨后的稷山县大雾笼罩,一米不见人。原龙的奶奶仍病倒在床上,当记者提起此事时,年近七旬的老婆婆又痛哭起来,对记者连说三个“不知道!”

原家庄村民亦摇头叹息,面显为难,“别提了,娃都没有了,别提这些伤心事了,他们全家人都在悲伤中。原龙奶奶都病倒在床了,这事还是别提了。”

面对悲痛的原家,除了原喜财父亲在事发当天,对于原喜财养狗的后果,痛声责骂之后,原家庄村民都不忍心去责备。

医生冯良矿说,狗咬死人,他还是第一次遇到,确实凶残。事后村民感叹,高耸的院墙与凶恶的狗令村民远离了原家,也让原龙失去获救机会,养狗与忙碌的生意,让原家把村民“关”在了大门之外。事发时,邻居曾隐约听到过小原龙的哭声,但并没有在意。

也许,不再提伤心之事,是善良村民对原家最大的关心。

疯狂斗狗由来已久

除了原家庄,原龙的悲剧并未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当地的斗狗比赛却丝毫未受影响。

街上随处可见斗狗比赛的广告。其中一些参赛的狗主人,正是原喜财的朋友。

早就听到此事的一位养狗人颇不以为然,“养狗的人只要不吃狗肉,狗就不会咬人。”

事实上,斗狗在当地有着深厚的基础。中国斗狗,以河南最有规模,河南之外,当数山西,是养狗界人士的公认。而在山西,

稷山乃运城之最。据当地养狗人介绍,他养斗狗甚至早于河南人。

说到原龙之事,冯良矿顺口就说,2005年亦曾传闻有这样的事情,一新娘被家中所养的三只斗狗咬死。经记者查证,此事并未发生,但此说却在晋东南广泛传播,事发地随着传播地区不断变化,每个人都说是在当地发生,提供的地址经查证却均未发生此事。

当年这起传言兴起之时,正是当地对斗狗复杂心态的爆发。

其时,斗狗从河南引进后,迅速在当地形成养斗狗热潮,随着养斗狗的兴起,当地赌狗一度成风。一只较好的比特犬曾身价上万,最贵者曾身价数十万。面对其中的利益,养狗甚至成为一些人的致富之路。与此同时,众多的养狗爱好者中,亦有人输得倾家荡产。

传言的作用在其后显现,斗狗赌博引起警方关注,近年来,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斗狗赌博已日趋隐蔽。2005年,记者到稷山采访时,那间最高档的室内斗狗场已经倒闭。

但斗狗却日趋专业。离开原家庄,在一处斗狗场内,可容纳数百观众的斗狗场静谧空旷。走进大门,眼前像一处西方中世纪角斗场遗址。青砖砌成的简陋观众席从四个方向一圈圈低下去,观赏者坐时用过的大小纸片零乱地遍布其间。场地中央,是半人高的斗狗台,比赛时,台子外套铁牢,数百人随即开始疯狂。

据介绍,随着斗狗的盛行,藏獒等烈性犬亦加入了比赛,稷山县城内数家藏獒养殖基地早已取代了当年的比特犬养殖场。据《山西青年报》

赌徒身陷缅甸获救时称被抓很幸福

在跨过章凤口岸拉劫通道回国之前,张强一直在盘算着怎样结束自己43岁的生命。死亡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解脱……

就像杨敏渴望见到中国警察一样,此刻他想“坦白”自己所有的错误。而在到达缅甸迈扎央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因赌博被警察抓到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总有人为迈扎央编造各种一夜暴富的故事,谎话说上一百遍就变成了真理,赌客们对那里趋之若鹜,他们涌向迈扎央。而迈扎央就依靠着一套完善的赌场法则吞噬着金钱和人的欲望,结局其实一直都只有一个,只是去的人从来不相信而已。如今这棵隐藏在边境外的“毒树”由于缺乏养分,更是凶相毕现,开满了畸形的“恶之花”。

事件回放

20多名被绑者获救

夜幕重重地压在国境线上,在中缅边境通道的缓冲地带,一名手持AK47的克钦士兵站在昏黄的车灯前。“李振玉、李峰、杨咪……杨咪在不在?”随着中方武警反复点名核对结束,20多名被解救的中国人在武警的护卫下排队越过国境,回到了中国,但在当中没有杨咪的身影。

云南陇川县公安局主要领导都在现场,从1月20日中午开始他们一直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他们让我们先吃饭,我们坚决不吃。如果不把人交过来,我们是不离开。”陇川县公安局政委杨立彬和所有中方人员坐在迈扎央特区管委会办公室里,他们下定决心,当晚一定要找到被绑架的所有山西籍人员。

当夜迈扎央百名缅克武装人员在全城展开搜索。“阵势非常大,这是迈扎央开发以来从来没有的。”克钦武装东部区副专员郭弄勤说,按照中方提供的被绑人员名单,当晚迈扎央的搜查活动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4点。

在被解救之后,杨敏告诉记者那几天赌场不停地转移他们,他总能在不同的地方见到同样被绑架,受尽折磨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到中国,但他已经感觉到迈扎央的异常,并互相告诉对方自己的名字,希望有人出去后能够报告中国警察,解救他们回国。

1月21日,中方继续与缅克武装保持联系,要求继续解救中方被绑人员。但再次提供的被解救人员名单中,仍然没有杨咪的名字。而这个奇怪的名字其实正是杨敏。

几天后,杨敏终于见到了中国警察,这是他被赌场扣押以来最大的愿望。“提供信息的人带有口音,把杨敏说成了杨咪,经过我们与缅方反复交涉核对后确认他就是杨敏。”陇川县公安局韩警官说。

如果不是迫于中国方面的压力,这样的事情在迈扎央经济特区不会发生。“在迈扎央开发之前,开发商和克钦武装签

署过一份协议,克钦武装人员不参与管理特区,不得进入任何特区内的经营场所,迈扎央的管理权完全属于管委会。”杨立彬说,迈扎央特区管委会下设有工商、行政、警察、税务等职能机构,克钦武装是不能干涉迈扎央特区管理的。而管委会同时也是保证这个赌城能够正常经营的管理者。

赌客心态

总自信可以打垮赌场

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被绑人员已经移交到德宏州陇川县公安局。此前,他们受尽折磨,惊吓。当然,他们也曾被尊称为“老板”,尽管他们做“老板”的时间不长。“我历来都爱赌,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赌博被中国警察抓了是这么幸福的事情。”回忆起之前被拘禁折磨的遭遇,回国后的杨敏轻松了很多。

杨敏在到迈扎央之前,就听过许多赌场被赌客打垮的故事,常年喜欢赌博的他并不全信,但他相信自己这样的老赌客,可以分辨真假。去年7月28日,杨敏坐了飞机过来,又通过边境小道偷渡进入迈扎央,并找赌场报销了机票钱,当时身上有7000多元。

进入迈扎央的赌徒都是“老板”,有的可以做1个月或半年,而有的可能只是3天。但最终他们都将沦为穷光蛋,然后那些曾经亲切称呼他们为“老板”的人马上变成恶魔,让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杨敏也无法幸免,在新皇庭赌场做了1个月不到的“老板”后沦为“阶下囚”。“不管你是什么人,进入赌场后都叫你老板,管理十分

规范。开始你会以为这些赌场是公平的。但是到最后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欠下他们赌债。”杨敏和其他人一样,总能在第一次参赌时赢得几千块,后面就越陷越深。要是钱输光了也没关系,签单非常容易。假如你有5万元的偿还能力,赌场就敢借10万给你,你要是都偿还了也就没什么问题。

一个星期不到,杨敏就输完7000元,他立即从新皇庭赌场签到了10万元的单。从那以后,每天有人陪着吃饭,陪着外出,“老板”出“老板”进地吆喝着,但3天以后,杨敏又把10万元输了7万。“他们不再叫我老板了,整天把我关在房间里。两天给一包方便面,被打几乎是每天都有的事。”杨敏说。

同杨敏一样,李振玉、李峰、王强等被绑架者,无一例外带着能大赚一笔的想法来到迈扎央赌场,最终都因欠下赌债而遭扣押。

“开始我还相信这是公平的,到后来我真的不相信了,但输了那么多钱,我想赢回本钱啊!”与杨敏关在一起的一个山西人家在农村,父母没有钱,就每隔几天寄两三百元来,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伤害他们的孩子。杨敏这样的普通赌客当然只算是小菜,这样的人占到了绝大多数。

赌场血律

“老板”来一个“杀”一个

“赌厅怎么可能出机票让你到迈扎央,然后借钱给你,用赌厅自己的钱去赢赌厅自己呢?稍微用脑子想想就知道这

是不可能的。我在赌厅做了3年,从来没有见过赢钱的人。”随着中方“三断一停”的打击措施出台,迈扎央赌场陷入了瘫痪,在赌场做“内联”的石明富也随着人流回国了。内联其实就是陪着“老板”(赌客)吃饭,外出,并且向赌客追债的人。

他说,在2005年中国禁赌打击之前赌场经营状况好,赌场还会让一些人赢点钱,制造公平氛围,但中国开始禁赌之后,赌场经营惨淡,基本是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杀:赌场赢完赌客的钱)

杨敏就这样被“杀”了,从那以后他的性命属于新皇庭赌厅,每天能做的事情就是挨打,然后打电话给亲朋好友借钱还债。“没有不管儿女的父母,我父母东拼西凑借了7万还清了赌债,但他们还是不放人,还要我继续向家里要钱。”

因为还清了赌债,杨敏被打的次数在减少,但是那些未还清钱的人则要受尽非人的虐待。“那是我亲眼看到的,一个三十八九岁的江西女人欠了赌场3万元,全身上下都被烟头烫伤,手臂还被开水烫烂了。有一天把我们5个欠钱的人拉到一个房间,然后把那个女人的衣服扒光了,一边打还一边侮辱。赌场人还说,她太老了,不然的话卖了也能挣回那点钱。他们还让我们……”杨敏的嘴唇开始上下抖动,没有继续说下去。

真相披露

“出老千没一个真正成功的”

在新皇庭码房工作的李志

成试图搞懂赌场作弊的诀窍,但像他这个级别的员工根本不可能知道其中奥妙。“我听一个老手告诉我,百家乐透明牌盒中有一块芯片可以识别扑克,洗牌机也同样是可以进行预先设置的。”李志成说,在盛源码房旁边就是电脑房,这里除了网管和老板以外任何人都不能随便进入。

“赌场如果是公平的,那么就沒有人开赌场了,很多赌客都知道这一点,但就有那么一些赌客,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很多技能,有信心从赌场拿出钱。”被迫返回国的谢小宽(化名)是陇川县人,一直在新皇庭赌厅负责电脑技术工作,许多赌客在赌场出老千,但没有一个真正成功的。

谢小宽说,一个赌厅有上百个摄像头,可以看到大厅内所有的角落;牌桌上要出什么牌,赌厅比谁都清楚,有一次或者两次异常情况,赌厅可能不去管,但是总是出现异常情况的话,不用猜也知道是赌客在出老千了。

“出老千的手段实在太多了,土办法就是藏牌在袖子里,或者衣服里,然后换牌;还有很多用高科技的,他们知道我们的牌盒有问题,用高科技手段控制我的牌盒出错。”谢小宽说,生意好时每个月都会抓到这样的人,但至于怎么处理这些人就不是他的职权范围了。

“你出老千也好,你有高科技设备也罢,赌场是不会害怕你的;你是一个人,赌场是一个集团,你想通过一个人的力量去打垮一个集团,有那样的可能吗?”谢小宽摇摇头说。据《云南信息报》